

〔清〕随缘下士 编辑

林兰香

金根安 点校

序

近世小说脍炙人口者，曰《三国志》，曰《水浒传》，曰《西游记》，曰《金瓶梅》。皆各擅其奇，以自成为一家。惟其自成一家也，故见者从而奇之，使有能合四家而为之一家者，不更可奇乎？偶于坊友处睹《林兰香》一部，始阅之索然，再阅之憬然，终阅之恍然，其立局命意俱见于开卷自叙之中，既不及贬，亦不及褒。所爱者有《三国》之计谋而未邻于谲诡，有《水浒》之放浪而未流于猖狂，有《西游》之鬼神而未出于荒诞，有《金瓶》之粉腻而未及于妖淫，是盖集四家之奇以自成为一家之奇者也。或曰：“子非奇士，性不好奇，兹乃以奇为言，不惮见哂于通人耶？”答曰：“《三国》以利奇而人奇之，《水浒》以怪奇而人奇之，《西游》以神奇而人奇之，《金瓶》以乱奇而人奇之。今《林兰香》师四家之正，戒四家之邪，而我奇之，是人皆以奇为奇，而我以不奇为奇也，奚见哂为？”坊友是其言，遂书于卷首。

辨婁子叙

林兰香丛语

寄旅散人引

山简闻王戎之言，乃大哭而别，以其为情重人也。惠子闻庄生之语，竟大笑而去，以其为忘情辈也。看《林兰香》者，总不出此两种。

王元美宴客，一术士谒之。座客争叩吉凶，元美曰：“吾自晓大八字，不用若推算。”士问：“何为大八字？”元美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此《林兰香》一部人物所以大半皆有收结。

觉隐有诗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遍观古今，感慨系之矣。而五院荒凉，特其渺焉者也。

李德裕戒子：“毋以平泉花木与人。”身没未几，竟为乌有。魏征之宅，大唐撤殿材成之。少间即至易姓。萧瑀之宅改为荐福寺，马燧之宅，改为奉诚园，郭汾阳之宅，改为法雄寺。迁易靡常，倏如传舍。所以泗国府节不细叙。

唐云叟寄秦尊师云：“翠娥红粉婵娟剑，杀尽世人人不知。”耿朗溺子色，以致促其年是也。

辽懿德萧后以写十香词被诬赐死，是即梦卿题壁书扇之前车。

晋公主谓王戎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复卿卿？”此等韵致，爱娘有焉。

陶谷买得党家故妓，取雪茶共饮，谓曰：“党太尉应不识此？”妓曰：“彼安得有此？但能子销金帐下浅酌低唱，吃羊羔儿酒耳。”若耿朗家可谓兼之。

唐吉温、罗希爽为侍御史，随李林甫所欲，锻炼成狱。时谓

“罗钳吉网”，是乃茅球前身。

顾希武曰：“积财可以备患，患亦生于多财。与其因患而破财，孰若不积财而无患？”此是与任自立一流人说法。

竺法深对刘尹云：“君自见为朱门，贫道如游蓬户。”公明达、季狸之交耿朗是也。

向子平尚男婚女嫁毕，遂游五岳名山，莫知所终。此公明达之证。

徐洪客、虬髯公，乃赫连照之证。

成化时，内官覃吉温雅笃诚是全义之证。

李生之舅卢某，有道术。邀李诣其居曰：“求得一妓，兼善筮篈令侍饮。”筮篈上有朱字曰“云中辨江树，天际识归舟。”后娶陆长源女，乃所见于卢家者，果善筮篈。朱字宛然，此摄魂之证。

陈眉公云：“人生在世，生老病死关谁能透过？”但常人犹可，独美人名将老病之状尤为可怜。西子之泛五湖，姚平仲之入青城山，他年亦未必不死，但不使人见朱后一段丑态耳！燕梦卿之早死，季子章之远去，良用此意。

有僧问希迁大师：“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又问：“如何是净土？”师曰：“谁垢汝？”又问：“如何是涅槃？”师曰：“谁将生死与汝？”若淫僧恶道；奸医蛊婢，乃自缚自垢自死之也。

陈旼为人最腐，五十方娶，自喜得偶，谓人曰：“仆少处山谷，莫预世务。不知衣裾之下，却有此珍美物事。”季三思及门馆先生毋乃似此。

孟宗一哭，冬自生笋，孝之所感也。寇公归葬，枯竹生芽，忠之所感也。梦卿死去，花木亦枯，情之所感也。

目 录	
第 一 回	录勋旧璘照蒙恩 弹甲科祖圭获咎 (1)
第 二 回	叩彤廷仗义全朋 览副奏抒诚爱妇 (4)
第 三 回	茅御史摘奸成案 林夫人相婿结婚 (7)
第 四 回	三夫人前厅论婿 二小姐密室谈情 (10)
第 五 回	说火灾木氏知因 误药性燕媛抱恙 (13)
第 六 回	耿存忠痛哭燕玉 任自立急呈香儿 (16)
第 七 回	思旧侣爱娘题壁 和新诗梦姐遗簪 (19)
第 八 回	全司礼奏赦梦卿 茅指挥媒说宣爱 (23)
第 九 回	话病源胡医荐友 弄幻术叶道摄魂 (26)
第 十 回	平彩云因思致梦 茅大刚为色伤生 (29)
第 十 一 回	全节义甘为侧室 感情怀拟结同心 (32)
第 十 二 回	老嫖夫妄思继娶 瞎婆子滥引联婚 (36)
第 十 三 回	任香儿被底谗言 宣爱娘花间丽句 (39)
第 十 四 回	激义侠一夫独往 适心意三女同归 (42)
第 十 五 回	燕梦卿让居别院 林云屏承理家私 (45)
第 十 六 回	聆游歌良朋劝友 宴夜饮淑女规夫 (49)
第 十 七 回	三公子大闹勾栏 二秀才浪游灯市 (52)
第 十 八 回	中和日助款良朋 寒食节怜伤孝女 (56)
第 十 九 回	刑部郎执法如山 任氏女出言似蜜 (59)
第 二 十 回	聪慧姿一姝独擅 风流事五美同欢 (62)
第 二 十 一 回	水成疾海氏能医 药未投爱娘解病 (66)
第 二 十 二 回	泗国公病中遗语 杨安人梦后劝言 (70)

第二十三回	宣爱娘赌诗博趣	燕梦卿书扇留疑 (73)
第二十四回	全司礼进言秉正	茅都堂立议怀私 (77)
第二十五回	金匱伤胎倾采艾	玉池炼汞蛊童观 (80)
第二十六回	彩云一日几般妆	耿服三秋无限恨 (83)
第二十七回	贝锦箕芳双入室	青裳丹棘两同归 (86)
第二十八回	半老佳人学密约	双盲才子赴幽期 (90)
第二十九回	采萧抱愤泄谗言	宣喜抒情传笑语 (93)
第三十回	蛊婢淫鬢彰秽恶	良姊义妹话幽微 (97)
第三十一回	居别院香儿擅宠	理家私平氏希权 (100)
第三十二回	温柔乡里疏良朋	冷淡场中显淑女 (104)
第三十三回	奋功名胄子从戎	争节志文人讲武 (107)
第三十四回	婚孤儿良友为媒	写遗肖情人作伴 (111)
第三十五回	季子章转战三关	燕梦卿重惊旧兆 (114)
第三十六回	三尺剑借成功业	一封书寄断心情 (118)
第三十七回	情倚密语畅兰闺	倩女幽魂惊虎帐 (121)
第三十八回	孟元帅力荐良臣	康浩命痛思淑女 (124)
第三十九回	宣爱娘爱钟幼子	燕梦卿梦慰慈亲 (128)
第四十回	老司礼祭设一坛	众仆人哭分三奠 (131)
第四十一回	遇蛊毒萧推采艾	觅邪术观唆童蒙 (134)
第四十二回	彩云借物取新欢	璘照观容添旧恨 (138)
第四十三回	抚幼子继居侧室	承先人再结同心 (142)
第四十四回	偷鞋才子识原鞋	觅扇佳人得旧扇 (146)
第四十五回	俏丫鬢挥剑驱邪	贤侍女弹琴解愤 (149)
第四十六回	访蓬户良友雄谈	侍翠帷淑姬丽语 (153)
第四十七回	逞前技谋移东所	思旧患出继伯家 (156)
第四十八回	旧朋感义结新亲	小妾叨恩成大妇 (160)
第四十九回	泗国府成遗爱府	九皋亭作冷心亭 (163)
第五十回	三女观容赋悼亡	众鬢斗物征留爱 (167)
第五十一回	才子情深真才子	佳人义重果佳人 (171)

第五十二回	凶医蛊婢败奸谋	贼道淫僧遭恶报 (175)
第五十三回	宝剑瑶琴归旧主	花簪诗扇获新评 (178)
第五十四回	水深火热病萧郎	梦想魂思逢倩女 (182)
第五十五回	不用流连思往事	且将风雅继当年 (185)
第五十六回	弟兄郎舅大登科	父子夫妻同贵显 (189)
第五十七回	守贞义重三姊妹	分产情联四弟兄 (193)
第五十八回	祭中元春晚伤生	悲重九云屏谢世 (196)
第五十九回	识火攻永镇海疆	解梦事双归林下 (199)
第六十回	春晚貽簪深诚子	伯宣试剑勇勤王 (202)
第六十一回	丹棘青裳思旧主	性澜情圃上新坟 (205)
第六十二回	后苑喜邀群士子	前庭情话老佳人 (208)
第六十三回	缙紫再见演梨园	金谷重悲弹警女 (212)
第六十四回	养正焚修隆一祠	伯宣梦警邯鄲道 (216)

第 一 回

录勋旧璘照蒙恩 弹甲科祖圭获咎

林深叶密隐蟾光，独幸幽贞蕴国香。
暮鼓晨钟作荏苒，何为秉烛不徜徉。

林者何，林云屏也。其枝繁杂，其叶茂密，势足以蔽兰之色、掩兰之香，故先于兰而为首。兰者何，燕梦卿也。取燕姑梦兰之意，古语云：“兰不为深林而不芳”，故次于林而为二。香者何，任香儿也。其色娇柔，足以夺兰之色；其香霏微，足以混兰之香。故下于兰而为三。合林兰香三人而为名者，见闺人之幽闲贞静，堪称国香者不少，乃每不得于夫子，空度一生，大约有所掩蔽，有所混夺耳。如云屏之于梦卿，所谓掩蔽也；如香儿之于梦卿，所谓混夺也。掩蔽不已，至于坎坷终身；混夺不已，至于悠忽毕世。此真事之无可如何者也。然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有时感自外至，有时忧从中来，使不设一排遣之法，倘一旦雪冷霜寒，则兰也不空与艾萧同腐也哉！逢场作戏之宣爱娘，随遇而安之平彩云，虽与兰有和不同之异，究其终，则皆兰之可以忘忧，可以为鉴者也。况无往不复，自然之理。嗇彼丰此，权自我操。故睹九畹之良田，宿根尚在，国香不泯。谁曰死不如生，妄以得失从违而自汶汶乎！然则林之掩蔽，一如未掩蔽也。香之混夺，一如来混夺也。作如此想，日与宣家姊妹相亲，耘我良亩，任岁丰歉，无容心也。夫复何忧，夫复何感？吁！天地逆旅，光阴过客，后之视今，今之视昔，不过一梨园，一弹词，一梦幻而已。林耶、兰耶、香耶？有其人耶？无其人也？何不幸忽而生，忽而死，等于蜉蝣？又何幸而无贤无不肖，皆留姓字于人间耶？

记得大明洪熙元年，嗣君仁厚，百度维新。一时靖难功臣，受大恩者，正自赫奕。而洪武开国诸人，虽有封爵，只嫡派承袭，其支庶子孙习安好逸，渐至衰微矣。当时有大司空郟鄏侯孟征者，上一奏章。其略曰：

臣闻文章取士，原以重夫新材。门第求人，更可励诸旧彦。论修能于草野，不乏鸾凤。程志节于簪缨，尤多骐骥。我太祖皇帝勘定四海，一统千秋。其一时从龙附凤之后，莫不载书竹帛，带砺河山。乃数十年来，

嫡宗相继，嗣厥蒸尝。支庶纷繁，渐臻土芥。恐非所以重国典而敦世臣之谊也。臣请于元功诸臣，支庶子孙，或试以文学，或考以武艺，有一材一技，即行收录。裨祖宗之国祚恒培，勋戚之家声再振，而倖进之风亦少息焉。

仁宗准奏。于是查明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宁河王邓愈、黔宁王沐英、越国公胡大海、郢国公冯国用、颍国公傅友德、东海公茅成、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复、蕲春侯康茂才、沔阳侯丁普郎等六十四户，俱有支庶子孙。内中一人，姓耿名朗字璘照，泗国公耿再成支孙也。慷慨广交，挥金如土；结识些善武能文之士，义养些清歌妙舞之人。但性不自定，好听人言，以此一生少得人力。母康氏，中年寡居，治家有法。五岁上即令读书，又与他聘下御史燕玉之女。这燕玉字祖圭，世居兰田，进士出身。娶妻郑氏，生一女二男。女名梦卿，自幼即受耿朗之聘，却与耿朗同年正月初七日生辰，比耿朗还长八个月。长男名子知，次男名子慧，俱是梦卿之弟。梦卿自与耿家结亲，已过得十个年头，都皆一十六岁。论梦卿之德，真乃幽闲贞静，柔顺安详，正是将如悦怿为邦媛，岂止娇柔咏雪诗。论梦卿之才，颖异不亚班昭，聪明恰如蔡琰，正是深明闺阁理，洞识古今情。论梦卿女工，真天孙云锦，蛟氏冰纨，正是玉笋分开郁岸柳，金针刺出上林花。论梦卿容貌，不数秀色堪餐，漫道发光可鉴，正是比玉香犹胜，如花语更真。康夫人原择于洪熙元年春二月完婚，却因耿朗录用，忙乱间已踰擗梅，直至四月，方才考校。耿朗高居优等，虚授兵部观政。俟二十岁时，再令任事。康夫人见子得官，不胜欢喜，一时贺客盈门。那郑夫人更喜梦卿尚未出嫁，已先作了六品命妇。就是两家奴婢，亦莫不说燕小姐有福。

却说耿家择子五月初五日作贺，又定下十五日完婚。于是遍请亲朋，不觉得已至五月。到初二日；就是康夫人胞兄蕲春侯康瓯，姨夫信安侯火炎送礼来；初三日，又是耿朗表叔安陆侯吴酉，御史吴维送礼来。其他处送礼者不及细述。初四日方是燕玉家来送礼，康夫人一面命赏来使，一面令收礼物。乃是圆领销金补服一袭，美玉圆板大带一围，回文蝴蝶锦十端，连理鸳鸯珮两副，双南金十锭，如意珠十粒。随即发了回帖，请明日早来。当下耿家一应执事人役，俱皆整齐。晚间忽一老人行至门首，看道：“这宅方位，恐主内助失人。”既又叹道：“不妨，但可惜正房改作厢房也！”门上的人赶去问他，步履如飞，驷马难追矣。过了一宿，至次日贺客皆到。燕玉以新亲坐在首席，其余蕲春侯、信安侯、安陆侯等，俱依次而坐。耿朗伯父泗国公耿忻，叔父太

仆卿耿憬，通政使耿怀相陪。酒过三巡，梨园开场先唱《六国封相》吉剧，次后方演《金谷园》全本。是日前厅上金玉交辉，貂蝉满座。后堂中以郑夫人为首，其余蕲春夫人肤氏、信安夫人康氏、安陆夫人胥氏、俱依次而坐。下边康夫人及泗国棠夫人、太仆荆夫人、通政合夫人相陪。梨园先唱《宫花报喜》吉曲，后乃作《缢索救父》故事。高堂上银烛千条，曲槛边纱笼百对，内外箫鼓喧天，欢声动地，粉白黛绿，双双侍女来回。便体清声，对对奚童出入；耿朗两处劝酒，欢喜忘倦。众亲眷直至日落，梨园下场，方才谢席散去。耿忻兄弟，亦各回家。康夫人单留棠、荆、合三夫人商议过礼迎亲坐帐拜堂诸事，自不必说。单讲燕玉，至家中已起初鼓，忽有员外郎钱可用来有紧事相商。燕玉出迎，钱可用就接着说道：“年兄可知贵同寅茅球参奏，上年各省试官多通关节，不公不法，连小弟与兄的名姓都在上面。如今旨虽未下，大约有些不妥。”燕玉道：“目今圣天子在上，你我公不公法不法，自有公论，且请坐了商议。”二人进厅坐下。钱可用道：“老兄事不宜迟，须防攀扯。”燕玉道：“不妨，咱明日各上一分辩札子。”钱可用道：“札子只可兄自奏得，小弟司员，难于上渎。”燕玉道：“你自写下，咱明日一同奏闻。”钱可用拜谢回家。燕玉连夜写一通札子，次日五鼓，会同钱可用一并奏入。当日却未降旨，燕玉还坦然依旧。钱可用坐立不安，饮食俱废。过了四五日，内旨发下：

御史茅球所参江南正典试卜大公，副典试金成，衡文多谬，去取不当。虽无实贿，未免贻徇。俱令革取。福建副典试周于利，浙江副典试钱可用，各受赃千两，令严行治罪。正典试燕玉，既与可用同事，而不知其为奸，则疏忽怠玩可知。且与可用会同渎奏，更属胡涂蒙混。令降五级别用。

内旨一下，燕玉望阙谢恩，在家候用。众亲皆来慰问，耿家亦不好遽讲婚礼。过了些时，方思再议亲事。内廷忽又发下一旨：

三法司奏：周于利、钱可用指称正典试王得、燕玉皆系知情，今王得已死，家贫无子，免其追问。燕玉交该司严审定拟。

燕家此时上下慌乱，大小啼泣。耿朗亲事，越不可办矣。康蕲春、火信安、吴安陆、吴御史，及耿泗国、太仆、通政诸人，各处疏通。这边郑夫人亦教兄弟郑文关说情面。真乃鲢鲤难分，致使英雄气短，鸾凤倒置，空教儿女情长。

第二回

叩彤廷仗义全朋 览副奏抒诚爱妇

薄命从来属丽娟，几回翘首问青天。

世间惟有忠和孝，同气相悲自爱怜。

却说燕玉虽与钱可用同事，实无丝毫牵扯，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又说，作好得好。燕玉一自身入囹圄，全仗同僚李时勉一力调护。又得耿怀诸人之助，是以法司推问，只不过出脱而已。延过季夏，早是新秋，天子忽患秋痢，法司因将此事暂且搁开。燕玉在监正好习静。外边康夫人自燕玉人监，常来与郑夫人解忧宽慰。这日又来，两人叙坐，康夫人问到监中信息。郑夫人道：“昨有传来亲笔字，教我母子照常度日。我一生奉公守法，朝廷自有恩施，不必疑惧。又说，‘女儿亲事，我不得管矣，你自主张可也’。”康夫人道：“我姊妹既是至亲，不如趁此时尚还安静；且将就过门，岂不两便？”郑夫人道：“我自五月贺喜回家，心神不宁，毫无主见。夫人所说，甚为合宜。”康夫人大喜回家。这些话早被一个有心侍女春晓听去。这侍女春晓与梦卿同岁，自幼服事，生得性情容貌与梦卿不相上下。当晚重门早闭，深院无人。天街上传几点钟声，云汉边挂一轮月色，梦卿归寝。春晓令小侍女茗注玉杯，香烧金鸭，烛摇纱影，帘护冰纹。因说道：“小姐秋夜初长，作何消遣？”梦卿不语。春晓又道：“今日闻得一件紧事，正要告知小姐。”梦卿道：“敢是老爷有甚紧事？如何夫人不望我讲。”春晓道：“虽非老爷紧事，却是老爷心上事。今日耿夫人来，提起昨日狱中传来帖子，说将小姐亲事将就作成，耿夫人欢喜回家。此非一紧事乎？”梦卿又不言语，忽地腮边落下泪来。春晓见小姐落泪，便亦不言语。迟了一回，又说道：“明日七月十五，今夜好一天月色。”梦卿听毕，忽想起月初头郑母舅曾说科甲中有欲论救之人，今已半月矣，如何尚无动静？越思越闷，愈想愈愁。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闷至愁肠瞌睡多。春晓见小姐乏倦，便打发睡下，一宿不提。至次日乃七月十五，天子病体稍痊，诸臣纷纷奏事。御史李时勉写一通论救燕玉札子，登时奏入。天子即将时勉召入便殿问道：“汝与燕玉同官，当知燕玉为人，何得如此偏护？”时勉奏道：“臣与燕玉同官日久，知其公忠无二，故敢上奏。若云不知，钱可用为奸，胡涂蒙混，已荷圣恩降级调用矣。今只据可用攀扯虚词，一体究问，臣恐重刑

之下，何求不得？且前此茅球本内，并未指出燕玉赃证，乞赐刑臣只严审可用，自然明白。”天子怒道：“他两人同事，难推不知！皆由刑臣勘问不力，耽延日月，以通情私。汝日在朝，岂无闻见？当候公议，何得狂陈？”叱令退出。时勉跪伏不起。又奏道：“臣言愚昧，万死不辞。燕玉果有不法，臣愿以身家相保。”天子大怒，叱令武士以金瓜撞击，时勉伏而不动，叩头不已，大声奏道：“臣死不足惜，只惜天子有杀谏臣之名耳！”武士动手将时勉肋骨打断，昏绝于地。天子含怒进宫。此事传遍京师，郑夫人大惊，法司亦不敢迟延，忙取口供奏入，不日旨下：“钱可用、周子利一样情实，俱着立斩，没家财妻女入官。其一切得贿之人，着本省解京治罪。燕玉有心蒙混，着边远充军。以无赃私，免其抄没。”内旨到得法司，立时将钱、周二处斩，抄没家私。将燕玉罪案定成，以候起解。郑夫人、小姐、公子得知，哭个不休，诸亲来往填门。梦卿自想道：“父母空生儿女一场，毫无益处，生不如死。罔极之恩，纵使万死犹不可辞，况未必死乎！”因亦不令母亲知觉，自与春晷商议，写下一通乞代父罪表章。另又写一副奏用匣盛好，命得力家丁送至通政司。这日正遇耿怀坐衙，接了表文，问明来历，大加惊异。打开副奏，只见上写道：

罪臣燕玉亲女梦卿奏为愿代父罪以祈天恩事：窃惟臣父玉，谬应擢用，职在谏垣。典试浙右，夙夜惟寅。不期奸人乱法，私来夜馈之金。司寇秉公，难遁明廷之鉴。仰赖皇上乾刚独断，恺泽宏敷，将臣父充军边远，实荷生成，益思祝祷。但臣念臣父桑榆晚岁，縲继余生，倘瘴疫之难承，必虺蛇之是饱。因思皇上，孝治海宇，恩沛昆虫，乞将身没为官奴，以代父远窜之罪。倘蒙回顾，鉴此微忱，使臣父获没于郊圻，必生生世世报皇上子不尽矣。

耿怀看罢，两乎加额，拍案叫道：“女子如此，我辈无所用之矣！拼着与李绣衣一般，须索保救下来。只是难得他一片孝心，我家无福受此媳耳。”子是自己亦写一奏疏，一并具奏。不两日，俱皆批准。耿怀即刻令人报知康、郑二位夫人，并知会内廷首领司礼监全义。一时传遍长安，无人不知燕梦卿是个孝女。燕玉回家，夫妻父子相持落泪，说道：“我夫妻虽得完聚，只苦了女儿也！”梦卿破涕为笑道：“女儿以死代父，父既得生，女儿又不至于死。没人掖庭，比没人勾阑者何如？”燕玉夫妻益加伤感。

当时司礼监全义，深慕梦卿所为，便说梦卿忽患时症，暂停供役。又来燕玉家拜看，燕玉相陪。全义道：“令爱一介弱女，能作此惊天振地之事。俺出入禁闼数十年，从无见令爱这般一个人物。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又说，

作好得好。在令爱行乎所当行，自无分外之想。然据我看来，后日必有好处。”因又告之暂停供役一事，燕玉拜谢不已。一面治酒相待。全义又道：“令爱事体，祖圭放心，尽在我全义身上，定须另有机会。俺们内家，譬若和尚，不作些好事，莫不世世常作和尚不成？”说毕大笑。须臾起身告辞，燕玉苦留不住。才送出门，又是康夫人领着耿朗来看。外边燕玉向耿朗道：“本期与贤契永结世好，不想家门不造，以至于此。”耿朗低头不言，莫能仰视。内里康夫人教请小姐。此时梦卿已不是耿家人，便慢慢步入中堂，拜见已毕，坐在郑夫人身后。康夫人见梦卿，大加悲哀。因含泪说道：“只是我家无福，大人遭此连累。”郑夫人亦泪流满面多时，众侍女俱各劝止。康夫人手内拉着梦卿，又说道：“此等好女儿我如何忍得绝断？前日家通政看见代罪表文，至今犹然称赞不已，我意欲认作义女何如？”郑夫人道：“他本是你家人，倘天无绝人之路，还望夫人照看则个。”因令侍女禀知燕玉，燕玉亦便应许。当下燕梦卿拜了康夫人，康夫人又令叫进耿朗来，令两人平拜。耿朗见梦卿红不施朱，白不敷粉，一双秋水，藏多少幽情；两道春山，蕴无边秀气。欺小蛮之杨柳，不短不长；胜潘女之金莲，不肥不瘦。极江之波，穷汶之竹，不能书其美也。身后立着一个侍女，年岁与梦卿相当，容貌与梦卿相仿，端庄流丽，兼而有之。真又目之所未睹也。只因这一来有分教：假姊弟割不断终日怀思，真夫妻先结成百年缱绻。

第 三 回

茅御史摘奸成案 林夫人相婿结婚

风流早减瑟琴心，幽静谁传空谷音。

怪煞天公偏雨露，阴阴乔木已成林。

却说耿朗当日见过梦卿随母回家，忽忽不乐。夜间神魂颠倒，合上眼便见梦卿在傍。自此茶饭懒餐，恹恹病起。康夫人慌令医生诊看，说是外染时气，内感心思所致，服些宽脾散郁之药便可痊愈。医生去后，夫人说道：“傻孩子，何必为一个媳妇便至如此？再慢慢寻一个一般样的又有何难？”耿朗只不言语。一连服了数日药，直至八月，才渐渐起床。

已是秋末时候。各省将行贿人等解送至京，天子恐法司不力，即令茅球究审。那茅球真个如风如火，那管他打草惊蛇；似铁似钢，一味的吹毛求疵。排开牙爪，布列腹心，先审江南三个：监生一名寅得仲，秀才二名莫隐、聂四知。俱系串通胥吏，填榜时混入中额。次审山东一个：副榜一名宣惠。交通家丁，用银百两，以填榜遗忘，未得中式。又审福建两个：贡生一名黄定之，监生一名白成。俱用过关节银两。末审浙江三个：秀才一名金大利，监生二名孔正方、陆必仙。亦俱各有关节。茅球又追问串通主使之入，寅得仲、莫隐、黄定之、白成、金大利俱无串通，亦无主使，皆系本身银两。孔正方、陆必仙银虽借贷，实无串通。惟有聂四知，系母舅通判王中串通主谋。宣惠系堂兄主事宣节赠银百两。茅球拷问明白，喜不自胜。一面定拟罪状，一面劾参王中、宣节。不几日，内旨降出：寅得仲、莫隐、聂四知、黄定之、白成、金大利、孔正方、陆必仙八人俱立斩，宣惠着斩监候，王中、宣节法司严审定罪。这宣节字公守，恩荫出身，年已五旬，妻林氏，乃已故尚书林茂族妹。生一女，名爱娘，年十八岁，尚未字人。忽地身入法司，可怜林氏母女惊慌无措，各处求托亲友。谁知世事炎凉，当你为官闹热时无人不来亲近，及至一朝势去，曾无一人出头。就是求到面前，他又之乎者也作出许多不堪的面孔来。比及十分推不开，却又钻弄不上，只不过装假神而已。幸林尚书之妻与小姑甚相亲厚，他那边门生故吏极多，因替宣节疏通，还拟个挂误革职。宣节当初周济宣惠银两时，不过说是同祖兄弟，家计艰难，又逢考试之岁，给些银钱。一则治理家内用度，二则预备场屋所需，乃两全之事。不想宣惠自

不守分，误听匪人，作下这件事。问官又照王中申通上追究，未免受些屈辱，直至革职回家，一气病倒，不半月已作古人矣。林氏母女几次哭绝，死而复生。家内虽有产业，除爱娘更无亲人承受，乃过继了一个同族侄儿为子，起名宣继宗。自此，亲丁三口，率奴婢数十人度日不提。

且说耿朗病体虽愈，只相思难忘。康夫人媒妁并用，亦说过张隆平侯、李平江伯等勋旧人家，俱未成就。一日家内使的乔妈妈说，他姨娘亲女木妈妈乃林尚书家得用仆人，现今夫人五十多岁，生一小姐今年十七，有一位公子十来岁乃庶出，是二夫人所生。这小姐我亦见过，好一个品格，敢与燕小姐不相上下，只怕还强些。夫人若信奴婢，便可令木妈妈通信。康夫人道：“林尚书家我曾听得去世老爷说，家在西四牌楼，绝好一个家风，夫人乃忠诚伯茹常胞妹。我如今并不论贫富贵贱，只以好家风好儿女为上。若那不三不四人家，有钱亦臭气，有官亦酸味。你说林小姐好，但只是长一岁。”乔妈妈道：“女大两，黄金长。女大三，抱金砖。若肯说时，我包管必成。”康夫人道：“你可先往通信，有回话时我再令人前往。”乔妈妈领命，次日回来说，木妈妈昨已通信，明日过来回话。又到明日，乔妈妈领着木妈妈与康夫人叩过头，因说道：“我家主母多多拜上夫人，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夫人不弃自是好事，且彼此又都知道，再有何说？只是要看看少爷。”乔妈妈道：“只怕少爷害羞。”木妈妈道：“这十月新冬，谁家不祭扫坟墓？且喜两家祖莹同在西直门外门头村之西，择定日期正好相看。”康夫人应允。于是定于十月十一日上坟。到了是日，康夫人坐轿，耿朗骑马，一簇人早出城去，那边林夫人邀了忠诚伯花夫人、小姑宣安人，三乘轿亦出城来，恰好走在一路。这边康夫人看那第一轿内坐一个瓜子脸儿、长细身材、五旬上下，穿着孝服。第二轿内坐一个年老佳人，不住望外张看。第三轿内坐一个半老命妇，大约是林家夫人。那边林、花、宣三夫人看这边一乘大轿，掀起帘子，坐着一位夫人。轿旁一匹马骑着一个少年，圆圆白白面皮，疏疏朗朗眉目，高高大大身材，端端正正举止，人品出众，一表非俗。两边又有乔、木二人作眼，不问便都理会。当晚各自进城，宣安人因有服在身，先自回家。林夫人留花夫人过宿商议，次日黎明便令人去请宣安人，才进得门，林夫人便问道：“姑母看那小官人何如？”宣安人道：“想嫂与大妗必都愿意。”花夫人道：“我年老眼花，看的虽不十分真切，却只有些合意。”宣安人道：“大妗看得上，我再无看不上之理。”林夫人道：“若作成时，你须是姑娘岳母，休要瞒我。”宣安人道：“漫说姑娘岳母，就作岳母亦所不辞。”花夫人道：“如此说是姑母亦愿意了？”

说毕，一起好笑。用毕早饭，宣安人道：“侄女住在我家，这些天他姊妹甚相合好，说亦有，笑亦有，大有离不开的样子。”林夫人道：“正是我要接他姊妹两个同来多住些时，将来各自出嫁，岂能长在一处？”花夫人道：“既都情愿，何不令人去送喜信？”林夫人仍令木妈妈望鼓楼街来。康夫人得信大喜，一连又令几次人去问名次，取庚帖，后又令管家婆叶氏去暗看云屏。这日恰好林夫人接了爱娘云屏回来，叶氏回家说林小姐人品可爱，赞不绝口。康夫人益加欢喜，遂定于十一月初一日纳彩。到了是日，康夫人同康蕲春、火信安、吴安陆、吴御史夫人及棠、荆、合共八位，轿马围随，来至林家。这边林、宣、花并众亲出迎，行礼让坐。点茶已毕，从人呈上礼单，林夫人拜受。康夫人道：“先夫曾与先尚书相契，不想今日作成姻亲。”林夫人道：“未亡人不娴母训，小女又复蠢劣，诸事不周，统希原谅。”棠、荆、合三夫人一齐道：“两家爱亲作亲，男家是衣冠望族，女家是列宿名卿，既无齐郑之嫌，必契朱陈之好。嗣后诸事和合，俱在他小夫妻身上。只要他小夫妻和睦，自然家道吉昌，又安有不周事体？”座间康夫人问到宣安人世派，宣夫人道：“先夫官同沈括，职似吕端，只缘微嫌被斥，遂至圣世长辞。至今亲丁三口，向平之事都在未亡人了。”棠、荆、合三夫人听毕，又都解慰一番。当下茶点数次，众人告辞。林、宣、花三夫人送至前厅，看着上轿出门，方才入内。正是：男婚女嫁，真难尽父母之心；燕侣莺俦，最易动夫妻之想。

第 四 回

三夫人前厅论婿 二小姐密室谈情

人情相比易相仇，况复阴柔妇女侍。

说到万般都是命，始知萱草可忘忧。

却说林、宣、花三夫人送客出门，午饭之后，众亲亦散。只有三夫人对坐，见云屏、爱娘不在旁边，花夫人道：“今日看耿家妯娌四个，绝好一般举止。”宣安人道：“这是侄女有福，得这样好人家。”林夫人道：“也未见得。小夫妻若不知尊长，虽好也是无用。”宣安人道：“似这般人家子弟，还有甚不济之处？”林夫人道：“正是这般人家子弟，最是难信他。自幼受现成富贵，养成骄矜习气；再接交些小人，渐渐的不济起来。”花夫人道：“这又在乎父母教训。古人说，‘世禄之家，鲜克有礼。’然亦不可一概而言也。”宣安人道：“前日在城外看侄婿光景，纯露着一团诚实。”林夫人道：“这亦信不得。他家侍女成群，人大心大，恐他母亲嗣后亦未必管得来。”宣安人道：“这亦不妨。只要咱家女儿拿得起来放得下，那怕他三妻四妾，敢小视不成？”三人说着，冷风吹处早下了一天好雪。侍女瑞儿取了一盆炭火放在床前，安下桌儿，铺设八碟酒馐，三位夫人要用烧酒冲寒。小侍女早春便斟了三杯霏霏白奉上，却将酒壶煨在火炭旁边，只顾听着三位夫人说话。壶倾酒泻，一霎时烈焰腾腾有七八尺高，慌得早春用火箸乱打。林夫人骂道：“小无用的，总不小心。幸是屋子高，不然岂不烧着顶隔？”瑞儿从新收拾过炭火，另取了一壶热酒来，三位夫人各饮了两杯，便教撤去。宣安人道：“今日听康夫人口话，似乎今年年内就要迎亲。”林夫人道：“我这里亦还齐备，早完甚好，省得耽搁。”宣安人道：“他家先聘的燕小姐，岂非耽搁了？”花夫人道：“燕小姐一个柔女，作出天样大事，想来必多才智。”林夫人道：“依我看，作妇女的有了才智却不甚好。大则克夫，小则刑己，再不然必要受些困苦。”宣安人道：“我看作妇女者，大概有五等：有一等说两头话，行半截事，作善作不到家，为恶亦为不到家，器小易盈，徒资轻贱，是为下等。又有一等东说东去，西说西去。人说好他亦说好，人说歹他亦说歹，一味悠忽，毫无主见，亦属平常。象那谨谨慎慎，寡言寡笑，治家有法，事夫无缺者，又不能多得。倒不如说说笑笑，爽爽利利，你有天大事亦能消解，不屑人说好，亦不令人说不好者为妙。至